

如果我们找不到彼此了，就停在你站立的地方，我会找到你。
必须有一个停在那里，停在故事发生的地方，
必须有一个等在那里，否则就再也无法相遇。



Jeden Tag, jede Stunde
每一天，每一小时

[克罗地亚] 娜塔莎·德拉克尼奇 著
张江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每一天，每一小时

娜塔莎·德拉克尼奇 著

张江玲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5652

Nataša Dragnić
Jeden Tag, jede Stunde

© 2011 by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一天,每一小时/(克罗)德拉克尼奇著;张江玲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742-6

I. ①每… II. ①德…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克
罗地亚-现代 IV. ①I555.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2869 号

责任编辑:欧阳韬、关惠文
特约策划:许韩茹
封面设计:贺霹雳
版式设计:LIKA

每一天,每一小时
[克罗地亚]娜塔莎·德拉克尼奇 著
张江玲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6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5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742-6

定价: 25.00 元

“很难相信。”

“什么?”

“我在这里。”

“为什么?”

“这么多年以后。”

“这很好。”

“像长途旅行之后回到自己床上睡觉。”

“我知道。”

“像重新找回一种童年时的味道。”

“一支圆圆的白色棒棒糖。”

“中间有一个图形。”

“还围了一道彩边。”

回忆的瀑布。暑热中一间小小的旅馆房间。送来救命荫凉的五针松。太多的光。当人有秘密的时候。当人不想被打扰的时候。当任何一个别人都多余的时候。当人在朦胧的光线中感觉更好的时候。当人从床上探起身子就能轻触房间每个角落的时候。

“这里几乎没有变化。”

“你这样认为?”

“我还能想起你年轻时的样子。”

“但是没有灰白的头发,也没有拐杖。”

“你过得好吗?”

“很少做噩梦了。”

“挺好。”

“对。”

“你笑什么?”

“我也想起了你年轻时的模样。”

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在接待处。穿一件深蓝色紧身连衣裙。白色平跟凉鞋。两个大箱子。一只白色手提包。手指上戴满戒指。玩弄着长长的髻发。头发落在眼睛里。她一再地把它吹到一边。蓝白相间的耳环。瘦削的脸庞。丰满的嘴唇。宽宽的鼻子。大大的黑色眼睛。不耐烦的双手。一款优雅的手表。

“我忘了工作。”

“什么时候?”

“你走进大厅时。”

“什么时候?”

“以前。你还能想起来吗?”

“我不让自己想起来。”

“见到你真是……”

“像一场梦。”

“像圣诞节。”

“还有复活节。”

“还有生日。”

“还有立春。”

“像所有这些。”

他们的身体相互依偎。浸在汗水里。疲惫。饥饿。贪婪。幸福。最大胆的幻想。在潮湿的床单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指甲掐入上臂。嘴唇在胸脯上。腿环绕着臀部。他的绿色眼睛。

“你想我了吗？”

“多少次，我的最爱，我爱你看不见的双眸，我的回忆会漆黑一片，如果/看不到你的眼神，不能注视着您。”

“我都快忘了。”

“什么？”

“你的聂鲁达。”

“我想象过……”

“什么？”

“跟你一起生活。”

“……”

“永远。”

“然后呢？”

“充满了奇迹。”

小小的旅馆房间。像整个世界。像整个生活。无边际。无尽头。无止境。如海之深。无从测知。充满秘密。让人惊恐。不可抗

拒。令人神往。如星之繁。数之不尽。阴森恐怖。不可摧毁。永存不朽。

“你女儿还好吧?”

“我有两个女儿。”

“恭喜你。”

“谢谢。”

“我谢谢你。”

“为什么?”

“就是想谢谢你。”

“为什么?”

“忘了吧。”

“我不想忘记。”

“随你吧。”

“你有孩子吗?”

“一个儿子。”

“多大了?”

“十七。”

“十七?”

“嗯。”

“我想一下……”

“什么?”

“一个儿子啊。”

“是的。”

“我……”

……爱你只爱你一生都爱你你是我的空气我的心跳你永远在我之中你是我看到的海我捉到的鱼是你诱入我的网的你是我的白天我的黑夜我脚下的沥青套在我脖子上的领带我的皮肤我皮肤下的骨头我的小船我的早餐我的酒我的朋友我早晨的咖啡我的画我的画我心中的女人我的女人我的女人我的女人……

“我现在要走了。”

“请不要走。”

“为什么不？”

“这太过分了。”

“什么？”

“来了，然后又走。”

“我没有选择。”

“人总有选择。”

“偏偏你这样说。”

“我当时很脆弱。”

“对，你那时的确如此。”

“我从未忘记。”

“真不幸。”

“我从没停止过爱你。”

“我相信你。”

“我想让你留在这里。”

“太迟了。”

“谁像我们这样爱过?”

从前,海边有个小旅馆,环绕着的五针松保护它不受寒冷北风的侵袭,南面的墙甚至在冬天也散发着盐和炎热的味道,海浪映在大大的窗户和阳台的玻璃门上。海洋像布满星星的夜幕,环抱着旅馆下方的卵石海滩。那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如果他们还没有死,就应该还生活在那里。那里也应该是一切结束的地方。

“看啊,云!”

“你还记得?”

“你呢?”

随着一声敷衍的轻声哭喊，卢卡出世了。当他感觉到水流过皮肤时，完全安静了下来。现在是一九五九年，在马卡斯卡，克罗地亚一个小小的安静的港口城市。助产士安卡，同时也是这个家庭的邻居，现在已经不用做什么了，为了回答那位新父亲恐慌的呼喊，她检查了三次，看孩子是否一切健康齐备，一面想着：多么不寻常的孩子啊！安卡轻轻地摇了摇头。他将会成为怎样一个人啊，这么安静，这么多思，好像已经八十岁了，已经见识过这个世界了一样。实际上却还像一只小猫一样，什么都看不清。精疲力竭的妈妈担忧地询问孩子是否一切正常，为什么不哭了。助产士平静了一下，答复安提卡，孩子的妈妈，——她已经同这位妈妈一起喝了无数次土耳其浓咖啡——一切都很好，她现在应该好好休息，睡觉，为未来、为她的小家伙积攒力气，他将是个大男孩，人们以后会知道他的厉害的！妈妈想同孩子说话，她想抱抱他。他叫卢卡，妈妈骄傲地说，同时还有些难为情。助产士已经知道孩子的名字了，赞同地点着头，将他放在妈妈的臂弯里。立刻能看出这是一个真正的卢卡。小家伙一声不吭，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它们是他通向世界的惟一的窗户。一只失明的

小猫,安卡再一次想到这个。不久两人都睡着了,妈妈和儿子。这是十一月中温暖的一天,无风,晴朗。真正的冬天还没有来到。

卢卡三岁了,爸爸左朗第一次带他去钓鱼。爸爸有一只小船,卢卡总说那是他的财产,左朗总是笑着对卢卡的妈妈眨眨眼睛,然后妈妈也笑了。爸爸牵着卢卡的手向码头走去。卢卡右手紧拉着爸爸的手,左手拎着一只小袋子,里面装着彩色铅笔和图画本。卢卡很喜欢绘画,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这个小袋子。他今天最想做的是钓鱼,当然还有绘画。在路上遇见很多人,在卡契奇广场上,所有人都认识他们,跟他们打招呼,冲着卢卡笑,问他去做什么。卢卡自豪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钓鱼,”他说,声音很大,还把装着画具的袋子藏在背后。人们笑起来。几个人夸张地表示惊讶,这么小的孩子不能去钓鱼,这是不允许的。卢卡在害怕和愤怒之间摇摆,他害怕自己不被允许去钓鱼,同时又很气愤,他们竟敢对爸爸的决定表示怀疑。但是爸爸只是作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握了握卢卡出汗的手:一切正常,不用担心。他们继续往前走,一直走,沿着里伐滨海步道。卢卡一边走一边向水里望去,轻声跟每条鱼打招呼,直到走到小船那里。这条路对爸爸来说并不长,但是对一个三岁的小男孩来说,已经是一次远足了。卢卡的左手已经开始疼了,口袋很重,里面装着那么多铅笔!小船安静地停靠在许多同样大小的船中间。“MA 38”,红色的字。几乎所有的船都是白色的船体上画了一圈细细的蓝线。或者通体纯白。卢卡已经能认出爸爸的小船了,他已经乘坐过这只小船几百万次了,或许还要更多,只是还从没乘着它钓过鱼。卢卡喜爱大海和小

船超过所有的东西。“我长大后要成为水手，”他说。或者渔夫。爸爸敏捷地跳上小船，然后把卢卡高举过水面，放到自己身边。小船虽然不大，却有个小舱。卢卡坐下来，看爸爸灵巧地把小船开出港口。有朝一日卢卡也会像爸爸这样的。小船朝着公海的方向驶去，从圣彼得半岛和奥塞耶瓦半岛中间穿过，最后停在大海的尽头。卢卡从那里仍然可以看到圣彼得半岛上的小教堂的废墟。那是一场地震，当时的情况很糟糕。整座房子都在摇晃，妈妈在哭，爸爸把所有人都带到地下室里去。地震持续了很长时间，比卢卡感觉的还要长。卢卡很害怕，非常害怕，但是他们最终挺过来了。没发生什么事，只是他的毛绒动物玩具不成样子了，爸爸照顾着一切。爸爸关闭了发动机。小船漂浮在水面上。“那边的小岛叫什么名字？”左朗问。卢卡喜欢这个游戏，他非常在行。“布拉奇，”他说，声音颤抖着，虽然他对答案的准确性确定无疑。“很好，那它后面那个呢？”“法尔。”卢卡答得很快。爸爸笑了：“嗯，差不多对了，赫瓦尔^①。不过这是一个很难说的词，有时我都说不对。”卢卡陷入了沉思，他希望能说得丝毫不差。爸爸拿过钓竿。一切就绪。卢卡太激动了，不停地吞咽唾沫。他靠在船舷上，盯着水面找鱼。卢卡呼唤着它们，它们应该抓紧时间做好准备，他来了。他把小手伸进水里。“这里，这里，小鱼，”他轻声唤道。他抬起头，正好跟爸爸的目光遇上。今天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卢卡想着，闭上了眼睛。大海的居民们

^① 在原文中，“法尔”的拼写为“Far”，“赫瓦尔”的拼写为“Hvar”，此处卢卡把“F”和“Hv”的发音弄混了。

轻咬着他的手指。

当卢卡用手在水里捞鱼时,朵拉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哭喊声那么尖利,助产士安卡忍不住笑了起来。现在是一九六二年,在方济各会修道院所属医院的妇产科。这么强壮有力的小女孩,安卡说。妈妈赫蕾娜已经筋疲力尽了,什么话也说不出,连笑一下也做不到,只是想,终于结束了,终于。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她想。妈妈闭上眼睛睡着了,朵拉大声的抗议也没打扰到她。助产士惊讶于这个小东西的力量,慈爱地看着朵拉,抚摸着她的小脑袋和微微颤动着的小身体。助产士老了——同这个小东西相比,任何一个人都是老的——经验丰富,已经接生过不知道多少个孩子了,她看到过所有这些孩子,但是这个小女孩!不知疲倦地大声啼哭,直接走进老助产士心里去了,没有迷路,也没有绕道而行。安卡感觉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她自己没有孩子,从来没有结过婚,未婚夫在战争中死去了,被意大利人用枪打死的,从那以后她再没找到男人,那时就是这样。一月份的大地震使她的房子只剩下了西边的一堵墙,现在,她只得住在她妹妹那里,忍受着那个经常喝醉酒、还爱嘲笑她单身生活的妹夫。粗俗的、毫无礼貌的玩笑。她弯曲食指,用关节轻触婴儿小小的、圆圆的嘴。这件突然发生的事转移了婴儿的注意力,她安静了下来,她的几乎还看不见什么的眼睛找到了助产士的眼睛并死死地盯着。她叫朵拉,不过大家已经知道了。

朵拉两岁了,长成了一个活泼的小女孩。妈妈说她很野,朵拉不

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不过她也无所谓,因为妈妈是笑着说的。爸爸则用肩膀驮着她到处跑,好像是她的马儿一样。“朵拉一笑,整座城市都会颤抖,”妈妈说。朵拉说起话来像五岁的孩子,而不像才两岁。“她什么都能理解,”妈妈说这话时口气颇有些自豪。朵拉从不满足。所有东西她都要摸摸,看看,所有地方都要去走一走。在大街上,在旅馆里,在里伐滨海步道上,在海岸林荫道上,或者在卡契奇广场上,她跟每一个从她身边匆匆走过的人大声说话,这些人忘记了赶路,停下来朝她或疑惑或惊奇地笑笑,同她打声招呼或者回答她的话。朵拉走路非常稳,从来没摔倒过,但她也不跑,只是走得很快。她步子迈得很大,看起来很奇特,仔细观察的话,有时甚至会觉得有些滑稽。朵拉也不喜欢跳跃。她站在一堵墙上,伸出一只脚迈向空中。“你害怕吗?”妈妈问道。朵拉避开妈妈的目光,没有回答,也没有跳。

卢卡已经五岁了,有一个妹妹,叫安娜,小小的,经常哭。妈妈整天忙得脚不沾地,爸爸也要比从前做更多的工作,卢卡见到他的时间越来越少。卢卡不得不一直画画,家里到处都挂着他的画。尽管妈妈不上班,卢卡现在也要上幼儿园了。有时候别的孩子对他很粗鲁,他就躲在厕所里哭,画画儿,周围没有别人,包括薇拉阿姨。薇拉阿姨要照顾所有的孩子,但却特别喜欢他。薇拉阿姨经常用手抚摸他的头发,朝他温暖地笑或眨眼睛,大部分时候都会挑选卢卡最喜欢的故事朗读,即使别的孩子嚷嚷说这些故事很无聊,他们都已经背下来了。其实,卢卡想一整天都待在幼儿园里,再也不回家了。在家里,讨厌的妹妹在哭,妈妈很疲惫,爸爸也不在,他只会越来越心烦,只是

他将这种情绪压制住了,没有人看出来。但是他觉得很幸福,他希望所有事情都能变得和以前一样。以前,爸爸还会和他一起去钓鱼,把小船开到很远的地方。他把水中的鱼儿们画下来,或者捞上来,爸爸会向他提一些好玩的、有时候还挺难的问题,比如,如果一只白色的母牛产的是白色的奶,那么黑色的母牛会产什么颜色的奶呢? 这些当然不是简单的问题,不过他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有时候他们会在船上一直待到太阳下山,他们总是,总是能从彼此身上得到很多乐趣。

朵拉能理解。妈妈说得很慢很清楚,还有一点悲伤,朵拉能理解。但她觉得这件事一点也不让人难过。她现在两岁,每周已经要去幼儿园三次了。因为妈妈必须开始工作了,爷爷奶奶又不住在附近,无法照看她。他们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一个大城市里,朵拉经常去拜访他们。“首都,一清二楚。”妈妈说;爸爸生气地纠正妈妈,贝尔格莱德是首都,萨格勒布只是一个大城市,总统也生活在贝尔格莱德。妈妈自言自语地小声嘀咕着什么,朵拉看到,妈妈并不幸福。不是因为总统,每个人都喜欢总统,他总是被孩子们和鲜花包围着;是因为总统生活的那个城市,妈妈很不幸福。因此,当朵拉和妈妈单独在一起时,朵拉会说:我们去首都找爷爷奶奶吧。妈妈笑着迅速往四下里看一眼,是萨格勒布。去那里必须要开很久的车,那么久,以至于朵拉很多次都在路上睡着了。朵拉什么都记得住,她的脑袋里装满了图画,这些图画散发着气味,说着话,有时候还很美味,她还能把这些图画用语言描述出来。“这孩子的记忆力!”妈妈叫道,几乎不

敢相信。“像大象一样！”^①爸爸很吃惊地说。真是一个奇特的孩子，他们想着，但是没说出来。朵拉没想过这些。有时候她长时间地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表情变化得很快，好像她有一百张不同的脸似的，这让她很喜欢。这就是她。每一张脸都是她。朵拉很期待见到幼儿园里那些她还没见过的孩子，还有那里的玩具，一点也不害怕。“对朵拉来说，生活整个就是一场冒险。”妈妈总是这样说，眉毛扬起来，看上去很有趣，朵拉总是禁不住笑起来。爸爸在读报纸。

新来的女孩刚刚跨进门来。她的黑头发长长的，打着卷，泛着光泽，像鱼鳞。女孩很矮，很瘦，行动迅速，看上去比幼儿园里所有的孩子都小。卢卡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女孩的妈妈帮她拿着书包，蓝白相间的书包，正中间画着一条黄色的大鱼。卢卡很喜欢这个书包，尽管他不知道那是一条什么鱼。他的书包是一只黑色的背包，不是他自己选的。他已经动了一回剪刀，想把它改得好看些，但是没有成功，它反而变得更难看了。现在它已经又丑又破，卢卡只好把它放到一个塑料袋里，拎着塑料袋到处走。不过没人注意到。要是像这个新来的小女孩一样，他也有个这么漂亮的书包该多好啊！他已经看到自己拎着这么一个书包到处跑，里面装着他的画板和画笔，所有人都既惊奇又羡慕。他骄傲地穿过卡契奇广场，慢慢走向马里内塔。在那里，大家围着他，争相欣赏他和他的新书包，谁的目光都无

^① 西方人认为大象是记忆力很好的动物。“拥有大象那样的记忆力”是句俗语，指人的记忆力超群。

法从他身上移开。也许妈妈看到之后会笑着给爸爸一个吻,像以前一样,轻轻地叫着爸爸的名字,一遍遍地重复——左朗,左朗,左朗,卢卡已经听到了——,爸爸会满意地抿嘴一笑,跟卢卡一起去钓鱼。是的,他肯定会跟卢卡一起去钓鱼的,还会向卢卡提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比如,如果爸爸妈妈是白种人,孩子却是在非洲出生的,那么孩子的皮肤会是什么颜色呢?多么难的问题啊,但是没关系,他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如果他有这么漂亮的书包该多好啊!像这个新来的女孩子一样。卢卡无法把目光从女孩身上移开。

朵拉满怀期望地走进幼儿园,四下张望。一个大男孩站在书架旁边,注视着她。朵拉不受干扰,脱下夹克,她不想在这个大男孩注视着她时让妈妈来帮忙。也许幼儿园里就是这样子,也许必须有一个孩子一整天都站在那里,注视着其他的孩子,也许这是一场很好玩的的游戏,朵拉已经等不及想参与其中了。鞋子她也想自己脱。“怎么了,朵丽斯?”妈妈很惊讶地问。妈妈不懂,她不知道,这是一场很棒的新游戏,这个男孩注视着她,如果她想参与游戏,就必须更勇敢一些。她绝对希望自己也被允许这样一动不动地站在放满图画书的架子旁,噢是的,她绝对希望。因此,朵拉只是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说。她觉得自己的脑袋突然变得晕晕乎乎,满满的,空空的,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同时还热乎乎,轻飘飘,微微颤抖着,成了透明的。她闭上了眼睛,左脚上没穿鞋子,就这么坐在那里。“你到底怎么了,宝贝?”妈妈再次问道。朵拉看着妈妈,妈妈都快哭出来了。朵丽斯小宝贝!